#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秦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七年春正月己亥朔不受朝詔諸州自來不造酒處許以公使錢造每百貫造十石額外造者以違制論

見會要七年正月一日須諸班直禁軍名額會要具載名額資次或並附此

癸卯定教閱諸軍其制教戰法委主將度地之形隨宜

施行

甲辰將作監主簿書寫熈河路經畧司機宜文字王夏為大理寺丞賜緋章服夏管押蕃部都首領轄烏察等及齎賀表至闕上特引對故有是命

乙巳詔諸路應災傷至甚州軍合發春夫委轉運司相度減免以聞

丁未司農寺言諸路義勇保甲令逐州管勾常平官兼管勾點檢從之　詔知忻州蕭士元秘書丞呂大忠與

北界差來人議定嵜嵐軍地界上批北使耶律洞在館屢生事可令曾孝寬等具析移文誡勑之於是備録館伴所文字下雄州移牒涿州肅士元六年二月一日罰銅時任太原代州都監耶律洞乃賀正旦使去年十二月實録三本並脱此段已追書訖

庚戌永興秦鳳路察訪李承之言中書下楊蟠奏諸縣並無百姓經察訪司陳訴用税斂錢不等臣初入境見百姓經提點刑獄司陳狀者千八百餘人即申司農寺近再過華州又有鄭縣百姓七百餘人赴本司陳訴皆

蟠詐妄不實詔永興軍路安撫司關送推勘院蟠初以同管勾陝西制置解鹽兼常平等事擢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五年十一月蟠權運判承之出使即按蟠不法詔罷蟠轉運判官令安撫司鞫其事蟠數自辯王安石又主之竟免它責蟠被按及罷不得其詳承之本傳云蟠倚勢不法所謂勢則指安石也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錄安石云昨楊蟠不待劾而罷則其罷運判當在六年冬今附見朱史削去此段簽貼云只開送制院別無施行蓋蟠卒免重責耳當考日錄六年九月初五日二十三日十一月初一日初七日十二月初九日二十二日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二月九日凡八處日錄皆有楊蟠事

判軍器監呂惠卿等上

裁定中外所獻槍刀様詔送殿前馬步軍司定奪又上
編成弓式初在京及諸路造軍器多雜惡河北尤甚至
是所製兵械皆精利其後遂詔齎新造軍器付諸路作
院為式遣官分諭之已而惠卿言朝廷必以武人習用
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準朝
旨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聞奏非獨務持
舊說不肯改更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
人所陳非已出者少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

否遂從而寢荀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於道者為然今陛下置監以除戎器不屬之介胄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薄燭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而臣辭不獲命遂受其職茍或自度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故其器械必盡覩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説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邉臣之所以試而臣之愚慮

亦以為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如聞前所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司共執舊說未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齎送往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陛下則為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幸得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聽事令乃以其悉心并智之所為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自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

朝廷之心脅其智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為倒
益此屬既多出於行伍則其底裏淺深其下之所熟知
也而臣等雖不肖然上托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冝見
懾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為輕而非所
以崇堂陛之勢而陛下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
此屬則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
而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
改乞從本監奏乞就一司同議上由是遣管軍郝質赴

監定奪皆以為便而施行焉此據惠卿家傳增入九年四月二日當考五月十七日衛端之得罪惠卿家傳乃以遣郝質諸監在端之得罪後當考詔諸軍十將以下至長行遇有功及呈試武藝當轉資不願轉者每一資有功人賜絹十五匹呈試人十匹

辛亥賞收復洮岷等州功西京左藏庫使桑湜等八人各遷三資蕃官李楞占訥芝溫裕勒等十一人各遷兩資蕃僧馬遵九人給奉職至指揮使俸餘補下班殿侍至承局及減年磨勘支賜各有差既而湜獨辭所遷官曰

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湜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卒辭之時人重其知恥湜懌子也司馬記聞云王韶開熙河諸將皆遷官皇城使知原州彖湜獨不受今附其事於此湜知原州及為皇城使未見除用月日當考

司農寺請下廣西安撫司依涇原等五路置常平倉從之

詔兩浙察訪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同相度第五等戶所出役錢至少今若減放以寬剩錢補充如支用得足即盡蠲之其以家產或以稅錢均出而不

分等處即截自若干貫百以下放免以聞舒亶傳衆輕易舉當考已附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年四月二日五月十六日又十月九日去年十二月陳樞云云當考

乙卯皇第三子俊為彰信軍節度使永國公

丙辰龍圖閣直學士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兼同判太常寺張燾知河中府尋改鄧州當是緣劉季孫去年三月辛酉所言

詔自今諸州具屬縣旬申雨雪尺寸上提點刑獄司本司類聚上司農寺類聚月奏有稽違者糾之先是雨雪狀諸州徑奏朝廷以為繁故改法令司農寺編排繳進而

司農亦以為疲於省覽又從其請而降是詔　河東經略都轉運司言同相度乞罷創置吳堡其寧星和市依舊開通從之

丁巳詔河北西路兩地供輸戶舊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又詔荊湖路察訪章惇具建懿州四至地里所管戶口置官屯兵次第以聞時惇言南江州峒悉已平定請建州縣城寨故也四月十九日建沅州　知大名府韓絳言本路安撫司累

歲封椿紬絹或致陳腐乞下轉運司用新紬絹或錢銀對易或依市易法令民户入抵出息其餘經略安撫司封椿物亦乞依此從之

已未永興秦鳳等路察訪李承之言通遠軍渭水所出即古渭州鎮戎軍本高平郡即古原州蓋昔以陷没故取州名建於他郡民間呼今原州為底原州呼鎮戎軍為故原州蓋不忘本也今疆土如舊理宜改正欲乞以原渭州名還賜鎮戎通遠軍其二州别賜名額不報

庚申詔勒停人趙用敘左藏庫副使增差懷州都監用嘗為雄霸界河廵檢有威名北人謂之趙虎頭者也以過停廢至是稍收敘之以旌其才用廢在五年閏七月庚申　福建路轉運司言漳州漳浦縣瀕海接潮州山有羣象為民患乞依捕虎賞格許人捕殺賣牙入官從之

辛酉熈河路安撫司乞撥地二千頃籍所入為公用從之　詔河北東路義勇保甲令農隙以前編排了畢賜兩路錢各十五萬緡　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

沿海州郡地廣一遇豐歲則穀價甚賤可於沿邊州郡瀕海之地募人為海運則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以聞訖無施行者

詔已差李憲熈河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可續差熈秦鳳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日録二月二十三日有論議今附見本日

壬戌遣禮賔使文州刺史帶御器械王中正詣熈河路以土田募弓箭手若地有餘即召人承佃具措置事及所當用錢並令經畧司應副所募人毋拘路分遠近不

依常格差官召募仍親提舉所至別路州軍當用錢物並於轉運司借三司撥還　賜知鳳翔府蘇寀知隴州狄詠獎諭敕書仍各賜絹百匹前通判秦州陳紘今任知開封縣滿除三司開封府推判官通判熙州劉宗傑除秦鳳路轉運判官寀等並以熙河路經畧使王韶言應副軍須有勞也宗傑通判熙州實録闕熙州兩字二月一日自熙州通判除秦鳳運判今增入

永興秦鳳等路察訪李承之言慶歴皇祐中秦州以鹽鈔川交子令民間變賣至今尚負錢萬餘緡乞特

蠲放以寛邊民從之

癸亥遣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先已遣蒲宗閔沈逵今復遣杞其後上與輔臣論及市易馮京曰曩時西川因摧買物致王小波之亂故今頗以市易為言臣檢實録實有此說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饑民衆不為官司所恤遂相聚為盜而史官乃歸咎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搬取孟氏府庫物以上供於饑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

願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為變也馮京云云見日録二月二十三日朱史乃附見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誤也三月十六日云云四月五日罷相度　詔諸州縣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並分為兩案吏人不以次選差每案三人縣毋過二人月給食錢毋過七千州毋過十千若因事取財依轉運提點刑獄等司法從司農寺請也　詔開封府界呈試保甲免本身夫役

甲子梓州路察訪常平等事熊本言自十一月巳卯親將蜀兵東兵募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

殺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蕩平其地納銅鼓槍牌乞降者因即撫定之及於所得地内小溪口寧遠寨西置二寨三壕面荔枝激等處置卓望四堡平治險隘開修道路建置橋閣里堠悉已周備并晏州柯陰縣夷嘗助水路夷抗官軍亦行討伐即至軍前設誓永不犯省地凡得夷所獻地二百四十里已募人墾耕其屬夷悉已聯為保甲臣與轉運使陳忱提點刑獄范百禄於今月辛酉全所將軍馬次江安縣見遣兵分屯及差次軍前功狀

續具以聞（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按熊本集淯井享士題名本以六年五月自東府掾視瀘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安次寧遠二月二十日戊子同陳忱范百禄至淯井享士具稱今月辛酉是二十三日無疑但不應二十六日便奏到恐實錄誤編入此姑從之）先是提舉河北路常平等事韓宗師劾程昉導滹沱河水淤田而堤壞水溢廣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詔程昉分析（河渠志宗師言昉十六罪在六年十二月）於是進呈讀至宗師言昉奏稱百姓乞淤田臣勘會百姓元不曾乞淤田昉分析據差去檢踏官取到逐縣乞淤田狀但不曾戶戶取狀上曰亦無人

户狀王安石曰淤田得差去官及逐縣官吏狀足矣何用户户取狀程昉奏乞淤田既無狀即難明虛實然為朝廷宣力淤田至四千餘頃假令奏狀稱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實亦無可罪之理陛下於讒慝小人尚能容覆如何為國宣力之人乃不録其功惟求其一言半句之差便以為罪上曰若果淤田有實利即小小差失豈可加罪但不知淤田如何耳安石曰程昉淤田既為韓宗師所奏故令程昉差一官又令京東轉運司差一官同

檢量定驗韓宗師乃不依常法差一獨員監當官往定驗決無庇蓋程昉之理今檢定到出却好田一萬頃又淤却四千餘頃好田陛下猶以為不知淤田如何臣實不審陛下所謂上言昉昨修漳河閘漳河歲歲決修滹沱河又却無下尾安石曰修漳河出却三縣民田百姓舉至京師經待漏院出頭謝朝廷差到程昉開河除去百姓三二十年災害林希野史云原武等縣民因淤田浸壞廬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杖之民即繆云詣闕謝耳使者因代為百姓謝淤田表遣吏詣鼓院投之狀

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援之安石大喜上亦不知其妄也今附注此當考　六年九月丙辰賜侯叔獻等田可并考

本議漳河西岸去山不逺更不築堤既不築堤即水大自湏抹岸勘會累歲抹岸才侵著五十頃地其間却有鹵地因淤更生良田又假令年年壊却五十頃地即計三縣所出利害多少亦不宜謂之有罪而無功如滹沱河為事干塘泊故與密院議初未嘗言不可興修既已興功至於放水乃言滹沱河不合入塘泊臣以為滹沱河舊入邊吳淀亦是塘泊新入洪城淀亦是塘泊若

俱是塘泊即淤却上泊與下泊不知有何利害之異譬如作城缺却南邊與缺却北邊有何利害之異此自是密院議論如此豈是從初失相度不留下尾陛下平居納姦人譛訴故為陛下盡力者常求其罪如不及至於姦人情狀殊未省察如中書密院行遣自來即無中書劄子為頭却是密院收接行遣如程昉事即密院兩次收中書劄子所施行事一面進呈行遣計此事不容吏人都不知自來行遣事體緣欲宣言陛下甚怒程昉欲

令小人迎合聖意不留中書劄子於密院行遣即無以為驗羣小如此情狀陛下曾不省察乃患人情難知臣恐陛下所為如此即人情終無可知之理如言漳河年年決壞為有害無利宜有其人陛下平居納受其譖又不考驗乃常含怒開河之人惟其無罪而已即有犯比餘人必百倍見困不知如此欲令何人肯與朝廷宣力於是請案實開漳河事上許之又逐條讀程昉分析上曰若韓宗師所言果不實朝廷何惜行遣令轉運司考

按其事韓宗師提舉河北常平既有旨下京東轉運司及程昉各差官檢定淤田宗師因未嘗兼京東轉運司不知何故却自差官蓋宗師只從河北常平司差官檢定河北淤田初不問京東轉運司及程昉又差獨員監當官故王安石以為違法也十月十二日丙子程昉遷官可考

沈括筆談云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隣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為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詩數十篇令坐客屬和畫以為圖傳至京師人初莫諭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歷中内侍楊懷敏復踵為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諸濼皆以徐鮑唐沙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為之原東合滹沱漳淇易淶等水下并大河於是自涼州西北沉遠濼東盡滄州泥沽海口幾八百里悉為瀦深澗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為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澱

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游民刮鹹煮鹽禁時為冦盜自為瀦濼姦鹽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括筆談武附和王安石說今附注此待考八年閏四月十四日王安石云程昉與韓宗師同放罪可考程昉尋奏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添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河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此據本志附安石請按實開漳河事下

乙丑高麗國進奉使金良鑑副使盧旦見於垂拱殿

翰林學士曾布知制誥呂惠卿為河北東西路察訪使布西路惠卿東路　知岷州高遵裕乞給錢三萬緡令

逐族蕃官首領互相保識借請青苗候來年豐熟日為一料送納從之　廣西經略司言邕州右江溪峒田州填乃等峒産金可置場冶乞就差知邕州宣化縣鄧闢監金場從之　都水監請權停修白溝河移夫浚自盟河從之初詔白溝河置牐行運分三年修而同判都水監侯叔獻以為差夫日逼又見被命提舉汴河隄岸打凌未可即往白溝因言自盟河係疏泄汴河以南民田積水最為大川近歲失於浚導水嘗為患乞輟白溝夫

修之故有是詔先是王安石白上欲且罷白溝修汴南水利上曰人多以為白溝不可為而獨見可為若遂修成甚善安石曰果不可為況未曾費用功力罷之誠宜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安石白上據日録十二月二十一日事今附此初治白溝河在六年五月十二日又八月十六日又十月十九日至此罷十月十九日事附八月十六日本志云都水言自盟河畝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移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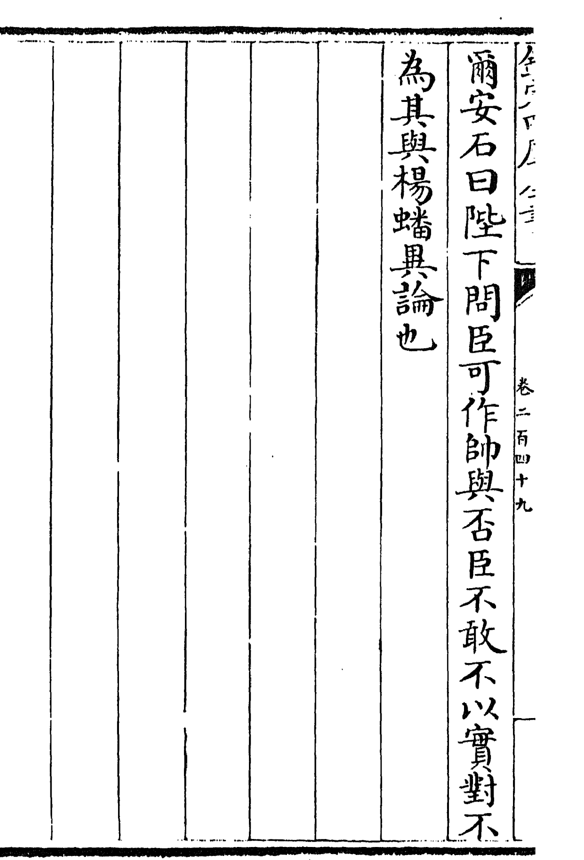
丙寅詔自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並綴兩省班初御史臺言起居日兩省班闕官乞令待制為給諫者除權三

司使外及直舍人院同知諫院修起居注遇起居日權於左右兩省班叙立候正官員多仍舊從之至是中書言兩省員數稍多乃降是詔而同知諫院不預焉　賜江寧府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　兩浙察訪沈括言常州無錫縣逃絶詭名挾佃約五千餘户及蘇州長洲縣户長賠納税有至二百餘緡已選官詣逐州根究及慮人户隱蔽已出牓召人告首州縣官吏能悉心究見欺弊許令改正更不問罪其隱陷税苗課利人限兩月自

陳特免追毀從之

丁卯詔諸漢蕃義軍義兒私易賣官印馬徒一年老病者即呈驗印退字許賣即不申官各減私易罪五等

上與王安石議陝西諸路置帥欲用蔡延慶為環慶或涇原安石論其不可上問孰可者安石以章惇對其次趙子幾有大略上曰惇似可子幾麤疎又問李承之何如安石言承之曉吏文使為都檢正或可若作帥即不通物情上曰承之察訪陝西亦通物情但與楊蟠異論



爾安石曰陛下問臣可作帥與否臣不敢不以實對不

為其與楊蟠異論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五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熈寧七年二月巳巳朔知熈州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王韶為資政殿學士兼制置涇原秦鳳路軍馬糧草先是韶自熈州入覲與二府議夏國事於資政殿韶請一中人在軍中往來奏事王珪曰中人監軍非善事若

陛下於韶無疑則不須如此韶又請王安禮蔡天申為帥府勾當王安石以為不可安禮安石之弟而天申乃挺子也上曰韶此意不過欲執政協力耳安石曰臣為執政大臣若無子弟在軍中即於國事不肯協力此乃姦宄之人陛下置姦宄之人以為執政不早改命而遽圖西夏恐失先後之序上曰韶意不知卿故如此言韶議築贊納克城須兵三萬上令韶兼四路制置糧草安石曰今未有實事先張此聲徒致紛紛非便衆皆以為然

上終欲韶兼之曰大臣與之恊力乃令韶敢任事安石曰臣非與韶爭爵禄又非與韶爭功名若韶能申威四夷陛下有堯舜之文湯武之武則臣預有榮焉何敢不與之恊力但於國計當然爾欲俟蔡贇納兖城畢乃議之上曰贇納兖既為咽喉之地西人必爭則須兵力首尾相援涇原秦鳳若不令韶兼領則緩急無以應敵王安石等曰前日之議未欲令韶兼領四路者恐虛名以形敵而失我實利耳今既止兼兩路壤界相接恐亦無傷故

有是命又賜韶崇仁坊第一區銀絹二千授其兄振奉禮部弟大理寺丞夏三司勾當公事令侍母於京師

右司郎中知齊州李師中為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既而王安石論師中詐冒不可用即罷之五月一日責和州 知制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軍器監呂惠卿兼判司農寺三月十三日惠卿云云 詔三司出內藏庫絹二十萬赴熈河經略安撫司以備軍賞 王韶言乞鄜延路環慶路各差將官一員選土兵弓箭手各千五百人涇原路苗授選

土兵弓箭手萬人秦鳳路選正兵蕃兵弓箭手萬人本路選七千人總三萬人一舉修築贊納克城詔鄜延路差曲珍環慶路差林度各於本路選募三千五百人內馬軍一千大小使臣指名申經略司差候見王韶移文起發秦鳳路萬人減二千其將官令王韶以名聞上與王安石論邊事曰食哉惟時雖堯舜以為先務安石曰雖然若不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誰為陛下盡力推行食哉惟時之政事　上憂契丹安石曰豈有萬里而畏人者

哉如不免畏人必是事尚有可思處

庚午昌王顥嘉王頵言皇子已授節藩況開府置官不可不備臣等所居東宫之地世為子舍以待儲副非諸侯所當久寓也望賜臣等外居詔答不允曰朕上承先帝順事兩宫顧豈以子舍之嫌而有間天倫之愛顥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孫院並在安國寺東不處皇城之内伏望察臣懇誠庶安臣子之分詔又不允　熙河路經略司言岷州新復蕃部地有金銀銅錫苗脉乞差

左藏庫使劉惟吉兼管銀銅坑冶從之

辛未于闐貢方物　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權知延州

趙卨為天章閣待制知延州　樞密院言武舉補試生

員前此無立定時限四方游士困於伺候乞隨在學上

舍生以春秋二時引試仍下進奏院遍行庶使遠方通

知朝廷招徠之意從之　河陽言連年災傷常平倉賑

濟斛𣂰不足乞兼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利

及賑濟飢民　上憂契丹以為全未有備語執政且與

協力措置王安石曰此事非臣所能及在陛下力行而已上曰河東因謫王慶民等器甲遂大整齊安石曰謫王慶民等後來陛下曾更使人按視否如不曾按視徒聽傳聞之言恐未可知就令目前餘威尚能使人儆戒不知久遠能不復怠廢否恐須立法歲遣人徧加存省即可保無怠廢如陛下向賜錢與陜西路諸帥回易教閲士卒後來便不聞陛下使人點檢公使錢如何支用教得士卒孰精孰粗若每事如此不隨以考察即多立

條貫何為天下事要亦無多但少立條貫精加考察而
已因問上河北曾令如京師教閱否上曰未曾恐費用
多安石曰京師費用幾何上曰已支萬餘緡又有能造
謗議動人耳目者曾孝寛云教閱已支過二十四萬緡
問誰言此云是薛向說三司供支過數乃是將祗候庫
一年諸般支用二十四萬緡都說作教閱使過實只萬
餘緡爾安石曰河北兵幾何上曰七萬爾安石曰若減
萬人却歲以其糧賜教得見在兵精即不為妄費也上

以為然翌日樞密院具文字同進呈安石曰須且令樞密院將京師支過錢物計算仍將河北兵計一分至十分所支錢物逐分合用錢物幾何乙亥日當并此

壬申知許州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韓維為翰林學士承旨　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龍圖閣直學士孫固知成德軍先是上以固東宮舊僚嘗問固王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為人少從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

國固數議事不合久之乃出守　知瀛州天章閣待制韓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仍詔縝以瀛州事付河北東路都轉運使劉瑾亟乘驛赴闕時契丹將遣泛使蕭禧來名縝館伴故也上謂王安石曰契丹若堅要兩屬地奈何安石曰若如此即不可許上曰不已奈何安石曰不已亦未須力爭但遣使徐以道理與之辯而已上曰若遂交兵奈何安石曰必不至如此上曰然則奈何安石曰以人情計之不宜便至如此契丹亦人爾憑京

以為我理未嘗不直上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為太祖所滅安石曰今地非不廣人非不衆財穀非少若與柴世宗太宗同道即何至為李氏若獨與李氏同憂即必是計議國事猶有未盡爾不然即以今日土地人民財力無畏敵人之理陳瓘論曰安石所欲建立所欲排陷必造神考聖訓欲以文飾前非歸過宗廟其言其事不可以一二數也至於何嘗理曲之言歸於神考則矯誣悖尤為甚矣　知諫院鄧潤甫請京東路逐州管勾常平官許轉運提舉司於入通判職官人内奏舉不惟新法因此可以推行至於

一州政事亦有所賴詔自今逐州管勾無官可差許奏舉簽判或職官一員　廢鄆州東平監以其牧地聽民出租以其馬給禁兵郵傳其下斥賣遣羣牧都監宋有志秘書丞朱犖分涖其事初以建議者言東平監馬小弱不給軍須又孳生者不償病死而修繕棚井百物皆科折於民故廢之兵志云七年又廢東平監以其地賦民後遂廢高陽鎮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如東平故事廢五監在八年閏四月十六日又九月二十五日　真定府等路走馬承受任端言點檢河北路作院方沃以二月二十四日

至真定點檢防城甲仗兵器了畢至二十七日起離訖
上批沃至真定止留三日除到發人事往還外計不過
二日以一府兵械不知幾千萬而於百刻之内閱視安
能周悉徒為奔走無補於事其令軍器監條約以聞
癸酉知高麗國王徽以書及土物送中書樞密院詔付
市易務估賣以市綾羅紗等令二府各以書答之　詔
籍虔汀漳三州鄉丁槍手等以制置盜賊司言三州壤
界嶺外民喜販鹽且為盜非土人不能制故也　遣比

部員外郎同提點在京倉草場沈希顏乗驛詣熈河路根究放凍役兵有失存恤致死損及散入蕃界事狀上以熈河役兵死亡甚多顧輔臣惻然久之且曰此何異以政殺人故有是命仍令希顏至修築城寨工役處分委使臣時其飲食居處以撫循之别立勸沮之法以聞

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隄范子淵等言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已通快其退背魚肋河三道可以閉塞庶大河水併入清水鎮及二股河兼退出民田不少詔如疏

濬正流河道已深即閉塞初外都水監司勾當公事張倫請於第五埽上下簽開直河可以引水勢復還二股故道命監丞劉璯王令圖程昉參議以子淵等領其事又開直河深八尺以浚川杷疏治之至是子淵自言疏濬功狀故有是詔此墨史舊文按會要七年六月載開直河乃王令圖等建議事在六年十月或張倫發端而令圖等從之子淵等閉斷魚肋等河擗捞水勢令入二股河當即是此時申請但實錄序述稍不同耳若子淵自言疏浚功狀則恐太早須更考詳其會要七年六月所載事已附本年月其賞開直河及濬川杷功則在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賈世京以開直河功減磨勘在六年六月十七日安石請以杷浚汴在

六年十一月八日丁未并本志所書並合參照

甲戌祕書丞崇文殿校書王安禮為館閣校勘　詔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屯田郎中王庠巡河西頭供奉官劉温其並勒停贊善大夫知雍邱縣陳敦都監供備庫副使許湘主簿李侗各衝替時議者以汴流冬不須閉口可通漕運及是河氷壅水溢岸庠等由此得罪朱史云河氷壅塞而庠等不即打治致水溢岸故有是責此蓋為不閉汴口諱也今仍用墨史舊文時政記王庠特勒停在十一月戊子今從實録四月二十六日王珫等還官可考

乙亥王安石議以賞罰教閱五路諸軍上計河北一路八萬九千人當費錢數萬緡安石曰若減四千人兵糧即已足用今教閱得一路皆為精兵不知減却數千人便為有闕否若只如今日不教閱雖更增一倍緩急何補吳充以為財用亦可惜安石曰契丹才有泛使士大夫已洶洶及至教閱即惜財用如此士卒何由精也初三日初議此十一日所議與此同差更詳耳兵志第四卷亦有此

丙子熙河路承受公事李元凱言趙家山採木并防拓

使臣殿侍軍將孫貴等及廂兵弓箭手二百九十三人馬五十四匹為賊所擄詔貴等依陣亡例推恩令經略司録其孤以聞餘賜賻有差　上批巳降旨令吕惠卿曾孝寛比校三人五人隊法可疾速比校具事實以聞後惠卿等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結為隊法此據朱本當考新本削去六年五月八日初教三人隊十二月六日又十一日又十六日并此年十月末本志云云並合考

遣勾當御藥院李憲往鄜延路按閲諸軍點檢器甲此據御集

是日上召對輔臣於天章閣以諜報契丹欲復求關

南地也王安石曰此事恐無縱有之亦不足深致聖慮上曰今河北都無備奈何安石曰其使來果出此徐遣使以理應之若又不已亦勿深拒但再遣使議要須一年以上足可為備上議擇河北帥欲用郭逵為定州安石曰陛下當國家閒豫時不修政刑使逵有所忌憚緩急乃欲用逵臣恐非宜且逵言摩正恐來泰州作過臣才能短淺無以措置伏乞朝廷相度處分摩正至無足憚然逵尚敢挾之以侮脅朝廷若握重兵外挾契丹陛

下如何可以節制上曰達必不敢旅拒安石曰以摩正
侮脅朝廷豈非旅拒上曰達弟與王韶爭安石曰王韶
是陛下所委總制外藩乃起大獄使人至江淮兩浙散
捕無罪之人造成其無根之罪外則興獄内則侮脅朝
廷如有畏上之心何敢如此上意堅欲用達安石曰陛
下圖契丹此第一事乃已失計如此臣何敢任安危之
責更乞陛下審計容臣與密院退更審計明日取旨上
曰只此是安石固執不可上猶不已安石曰陛下決欲

用逵斷在聖心然臣不敢不盡臣所見而言上曰若議論不同逵亦何敢安職安石曰逵所為當理臣豈敢沮之若所為不當理臣既初議不以為可用但當避形迹不言爾上曰如此豈可乃令明日商量上又曰必不得已恐不免棄瑕録用宋要録云尋以三司使薛向知定州吳充白上乞且減省騷擾河北事王安石曰河北修役法人皆免役數年特不科配銀絹至於其餘百色無一毫科配如何反有騷擾上曰當是向來差夫多安石曰差夫事候排

定保甲乃可見事實大抵七八丁乃著一夫有何騷擾
初自河決邊調夫不知河至今不塞河北如何騷擾調
數萬夫塞却河致恩冀數州皆免流亡得良田耕墾何
名騷擾塞滹沱河又出田幾萬頃灌田四千餘頃縱未
經打量不知萬頃實否然亦須五六千頃并淤到鹵地
亦自萬頃又開漳河出三縣人田皆耕種百姓至羣聚
來京師謝朝廷為之除害如何謂之騷擾充曰民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安石曰民既難與慮始此所以煩朝廷

驅使況亦不聞百姓以此為怨但朝廷士大夫自紛紛爾

丁丑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薛向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知定州王安石既言郭逵不可用上問孰可安石請用向上謂向不忠信不如趙卨安石曰卨與向亦不相遠陛下知其不忠信若以道御之則狙詐咸作使如其不然則中才以下孰不為誕謾者上曰人材少須養育安石曰陛下不分別君子小人即人才何由

長育上意猶欲用達安石曰今但令修理城郭器械教訓士卒如向足矣或有邊事須陛下別用人總制上曰今且用向達候緩急別商量安石曰臣不見達緩急可用達頃節制一路不知有何斬獲西賊勞績既無斬獲西賊勞績不知訓練得士卒精於餘路否臣又不聞達訓練士卒精於餘路如有所譽其有所試達所試之效如此然則陛下何以知達緩急了契丹事達又罪惡顯著陛下初不能正其典刑其心豈復有所忌憚也上因

擇將帥之難歎曰溥言采芑于彼新田宣王能新美養育人才遂可以征伐玁狁而蠻荆來威今朝廷可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卿等亦宜為朕養育賢才以當緩急之用安石又言今人材乏少當由陛下是非好惡賞罰不明人人偷惰取容莫肯自盡故也如趙子幾在河北未嘗按一人獨程昉盡力乃興數獄危之昉終無一罪可劾惟以壕寨取受杖罪坐免勘安有一年提舉四五處大役乃以一壕寨取受杖罪坐之理子幾

宣言陛下極稱其能效程昉子幾向在府界真能不畏
强禦修舉法令陛下每以衆毀疑之臣數辯其無罪及
使河北更專按盡力之吏以取悅流俗陛下始極稱之
如此即人臣何故不務為偷惰取容上曰朝廷奬用程
昉如此安得不盡力内臣極有顧為昉所為者内臣得
舉京官祖宗以来未有安石曰昉以職事得舉京官不
知受賂否若不受賂但以要人營職故同罪舉官不知
於昉私家有何所利若人人能為昉所為陛下何不降

出姓名代昉職事上曰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繼恩平西川安石曰人材各有用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貴何必能平西川然後能保惜陛下長育人材如此則人材之少臣何敢任其罪陳瓘論已見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又歎要一奉使如富弼之辯者亦不可得安石曰恐不至如此乃陛下察人材未盡上曰不如是何故遠取韓縝安石曰陛下欲用韓縝此小事縝自可了故臣無復論薦且臣若特薦一人往使即大臣必隨事浸潤其所言不當近習

又探報其所行不如法事既得巳即不如巳非為無人可以及縝也　翰林學士起居舍人曾布權三司使知冀州王慶民言捕得驍捷第三指揮作過兵士八人詔為首者陵遲處斬餘皆斬之妻子分配别州軍諸指揮為奴婢指揮使王信與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先是冀州移驍捷上指揮營入下指揮人情不伏營婦羣訴於州將諭之不去杖二人於營門乃肯從而軍士滋不悅期以夜燒北使驛巳投束緼而雨大作火不及發

又誘激旁營迫王信為變信痛諭以禍福逮明乃定是夕微信軍且亂州幸無事不窮治也然兇徒無所忌日揚揚於市無敢忤者逾年矣樞密院廉知其事奏遣慶民子大理寺丞鎮密受方略以往至是悉誅之既而信不願赴闕詔以為冀州驍捷左廂軍都指揮使賜慶民敕書奬諭焉六年六月十九日李端慤展年除防禦使政坐此事

己卯知河中府太常丞集賢校理鞠真卿落職管勾洞霄宮以察訪使李承之言其在郡不治一歲中燕飲九

十餘會故也王安石白上舊俗大抵多如此陛下躬服勤儉此俗已頓革在京兩制非復往時但務過從而已上曰館閣亦一變矣　詔自今五路安撫使以下提舉教閱諸軍義勇保甲官歲一遣使按視具優劣以聞而誅賞之其修治排垛城池軍器按視準此如有違慢帥臣以下取旨降黜三月十一日韓絳申請宜附此　先是王安石請如御前閱試法支賜五路諸軍閱試高等者衆皆以為費用多安石曰且以河北一路言之凡九萬人若依御前

閱試法歲費十萬緡只消減三四千禁軍衣糧賞賜之費足以給教閱支賜九萬人中若要揀退三四千怯弱人卻教得精强即勝如今分外三四千人都不教且如去年府界添招三二萬禁軍不知所費幾何以臣觀之若教得見兵精即去年所招兵不招亦得若不教即招得去年許多兵緩急亦與不添招無異去年添招許多兵每歲添費錢物至多今來教閱支賜所費錢物至少然議者以教閱支賜為可惜者習見添兵故以為常未

習見如此教閱故以為異故非之爾上以為然乃令曾布呂惠卿議法初七日已有此但不詳爾并初三日初議或通修作一處　又詔熙河路經略司相度買馬停支折鹽鈔其馬價止以茶銀物帛計折賞之樞密院言諸路修建城寨等役兵委本處以住營相近分甲次各差使臣管轄察其飲食醫藥如有逃死並書其歷以多寡為誅賞至放役日押歸住營州軍準此從之

庚辰上語及遼國與董戩結姻於西夏有犄角之勢曰

彼不自修其政事而托婚數千里之外所謂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也王安石曰誠如聖諭此吳起所以務在富國强兵破馳說之言縱横者上曰起欲富國强兵則廢宗室之疎屬與官之無用者由此言之欲富國强兵則冗費不可以不省馮京曰吳起以刻暴殺身上曰如此等事恐難先王亦當為之安石曰陛下之言是也然吳起所為自非君子之道故亡其軀爾　詔河北路察訪司相度州縣諸城展拓處標立界至暴掘壕塹課

植材木以聞初議行此吳充以為不足應卒王安石曰若陛下即位便如此行則今材木已成就雖不足應卒然七年病求三年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上然之又詔軍器監除依新様造兵車外仍以牛皮及氊木製車上蔽陳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是日上與輔臣論清野以車自守困契丹事王安石曰事皆可為但於無事時務修政刑令節制信於將帥臨時不敢乖戾即事無不可為者惟令諸將聽節制不敢違最難以項羽之威然不

免為曹咎之徒違節制致敗然則軍事所急在於節制而已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詔程昉采車材民車當考沈括所言十一月二十三日又今年三月五日王安石云云

知熈州王韶言通遠軍自置市易司以來收本息錢五十七萬餘緡乞下三司根磨推奬官吏從之

王安石為上言風俗有忠信廉耻則人知戴上宗廟社稷長久故忠信廉耻之士在所尊奬後漢至無政事然其季末曹操移鼎事隔人存皇甫嵩握重兵於外召之不敢旅拒者風俗使然故也上曰後漢亦幸爾今有强

橫敵國及跋扈諸侯即不足以存矣安石曰誠然然先王既修政事足以强其國又美風俗使後嗣至於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若不務以忠信廉恥厚風俗專以强國為事則秦是也不務修其政事以强國而專奬節義廉退之人則後漢是也是皆得一偏而已

辛巳討蕩懿洽州蠻賊將官供備庫副使李實殿直胡靜等各遷兩官減磨勘一年餘推恩有差　詔荆湖路察訪轉運司勘會自措溪洞當預征戰土丁所當優䘏

事狀以聞後逐司言乞與免七年夏稅死事者支孝贈物從之

壬午鄜延路經略司言德靜寨管下小烏等族蕃兵鬬戰馬乞借本司封樁錢萬緡委官於渭州德順軍市馬從之

遣供備庫使李希一乘驛詣河北路選不堪披甲馬平估斥賣其稍堪者分給馬鋪及廂軍不披帶軍員

詔河北東路察訪使呂惠卿兼青曹鄆齊濮淄等州察訪使　又詔河北西路轉運提刑提舉司轄下知

州通判除待制以上官精加體量具治狀三等以聞先是上令王安石等易守倅之罷繆不職者安石等既自選定又乞委之監司從之　遣勾當御藥院李憲往熈河路勾當公事兼照管修築贊納克軍馬此據御集此月丙子已差往鄜延路按閱今才七日又有熈河之命未詳其故當考

癸未權知高麗王徽表求醫藥畫塑四工以教國人詔羅拯於四色人内募願行者各擇三兩人先令赴闕知制誥吕惠卿為翰林學士曾布既權三司使惠卿差

遣如故王安石白上惠卿居常豈有後布其大才豈不可為學士今學士有闕乃闕而不補臣所未喻陛下處人才宜各當其分上曰任用惠卿何以異布但不為學士爾居數日遂有是命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提舉三司帳司勾院李承之為集賢殿修撰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於是王安石欲用承之及熊本為河北京西路都轉運使上既許之尋批出以承之代呂惠卿令安石別擇人為河北都轉運使詔三司帳司會計熙寧六年天下

財用出入數以聞仍自今每歲如此要見是年出入數上謂王安石曰呂惠卿言司農寺甚善然尚未了五分事若司農事了即天下事大定矣安石曰誠然人人盡力於公家即司農事不憂不集上又言司農都無所按治亦不少苟有所聞未嘗不考察苟見違法未嘗不舉劾也上又患倲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曰若倲常平稍多縣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度不過置五百員五百員不過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貫

但費十萬貫置官不為冗費也上以為然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竊以敵人妄爭河東界殊無義理止是姦巧生事窺測中國聲言聚兵累歲逡巡自罷其情偽淺深不為難見臣之深慮竊恐兩府近臣過以發言執咎為憂誤用包荒含垢為說一言之失長寇增恥不為細事伏以陛下之馭外敵勢與祖宗不同真宗仁宗意在無為一用至柔凡外敵慢侮請求無不可忍今自陛下臨御講修政事張皇威武外敵之心自惟其僥倖之久懷不

自安故先用此名欲以窺測聖意計較强弱其意自謂先事而伐我之謀耳夫七十餘年為祖宗優容土疆金幣聘問禮遇意滿慾足復何求哉乃反如此生事端豈為難料不過固護疆土貪惜金幣為堅久盟約之計耳若謂其欲渝盟絶好臣以為萬無此心陛下禦之以堅强則敵心不疑必不至於戰爭若示之以畏屈則敵性無憚將不堪其侵擾况今日之来止云辨理經界乃其貪冐之臣邀功幸賞以至為此耳今但當委之二府使

不惜使介往復文字辨明禦之以直辭守之以舊約不憚歲月之淹久道塗之勤煩使失其本望而沮其後圖其不敢妄動而卒歸於無事也必矣且以陛下英睿之畧中國全盛之勢而衰敝苟活之國安有不擇利害輕動妄作之理耶而又臣之區區竊以陛下以雄才大略必欲追祖宗之志有攘外敵之心然自古事以遠慮則萬全兵以忿速則常敗今日外敵慢侮若姑禦之以堅強則不失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遽

先之以畏屈大為中國之耻則彼不我信而我或將力爭此臣所謂莫若守二國之平無增畏屈之耻庶得淹以歲月生聚完養有遠慮之萬全無忿速之輕舉也上覽奏善之謂王安石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怒非若忿速人見侮而怒也安石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見侮而怒動不思難非謂誕先登于岸也上曰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所以能安天下之民者不輕怒耳豈與夫好忿者同日而語哉安石

曰陛下所以待外敵者既盡其理彼猶驕慢侵陵之不已則我之人莫不思奮且我無畔援歆羡而又置之安平之地則往無不勝矣上因論李靖以為兵不過致人不致於人一言而已曰敵須致之使来而殺以勝之安石曰孫武雖有是言然又數言投之無所往深入諸侯之地發其機未必皆致人也上又曰漢文帝雖不能立制度以合先王之道而恭儉愛民亦一世之人主也又曰秦雖不道無惻怛愛民之心而法制粗得先王之一

二然荀卿觀秦事所以謂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此但為嚴令所廹非若羔羊之委蛇正直出於化之自然也

甲申詔户絶有分人在外不知存亡者官為録其財産其不可留者鬻之竢其歸給付　上批趙卨近奏乞兌經畧司封樁錢十萬緡就河東近便州軍收糴軍儲用駱駝轉至延州比本路糴價甚有餘息可速施行乃詔轉運司以合應副鄜延路秋糴錢物與本路經畧司依

禼所奏以時收糴 是日知河州景思立走馬承受李元凱戰死於踏白城先是董氊將青宜結果莊數擾河州屬蕃誘脅趙常杓家等三族集兵西山襲殺河州采木軍士害使臣張普等七人以書抵思立語不遜思立不能忍帥漢蕃兵六千攻之於踏白城鈐轄韓存寶蕃將轄約止之不可思立將中軍存寶魏奇為先鋒王寧策之王存為左肋賈翊為右肋李楶為殿後趙亶策之果莊衆二萬餘為三砦以抗官軍自辰及未血戰十合

賊從山下沿溝出圍中軍寧戰死存寶及存亦被圍思立使人謂楶奈何縱賊馬得過楶不應元凱死之思立等潰圍而出與殿後合思立已三中箭存寶奇各重傷衆議日晚兵疲宜移陣東坡為砦思立以奇重傷令先移軍嶺上又謂弟思誼及効用馮素曰兵非重傷者無得動復將百餘騎血戰走蕃兵數千人方追之而殿後兵動思誼不能止前陣欲戰者見之皆潰思立與奇兵百餘騎且戰且退至東嶺上與亶合官軍尚五千餘人

思立曰我適以百騎走畨兵千餘人諸人無助我者軍敗矣我宜自剄以謝朝廷衆止之思立少頃再激厲士卒轉戰數合不能解遇害惟存寳㴱思誼得脫思立信間諜致死具四月二十八日王存等死事具五月七日

乙酉詔五品以上官之婢有子者坐罪依律五品以上妾聽贖犯主情重者依常法可削　又詔京朝官選人非在任者雖無舉主聽於銓院及所在官司投狀乞試刑名如試中候有舉主應格推恩

丙戌以河北京東陜西久旱詔轉運司各遣長吏祈雨

又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司體量本路災傷具賑卹事狀

以聞　詳定令式所言韓國獻穆大長公主宅月給太

宗真宗神御香酒等物當罷上曰諸侯不得祖天子此

固不應典禮惟在京光教院周高祖世宗及諸后像太

祖親事周禮當有異月給宜如舊餘勿給王珪曰今周

之陵宮猶有太祖繪像當時嘗有人言不當施繪像於

彼者太祖曰誰不知朕事周朝又詔慶懿二陵歲時益

加修治

巳丑分命輔臣祈雨　詔五路緣邊州軍及大城寨居人依鄉村法團社立保甲更不教閱專令覺察姦細告獲一人賞錢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奬令監司點校司農寺詳定條約以聞　河東經畧司言嵐石州界秋田薄收民間闕食已賑濟應災傷户欠今年及積年税糴乞倚閣從之　樞密副使吳充言乞下有司講議階勲食邑之類使皆粗有實利悉罷汎恩而與正官參用

可減轉官升差遣恩澤不至冗濫訖不果行　通判齊州胡湘鄜州高士倫並衝替以察訪司言湘等奉行新法措置乖方故也　樞密院言涇原弓箭手累經熈河路策應除已差禁軍一千人替上番弓箭手歸本路外欲遣內臣往涇原體量仍相度合行賑卹事以聞上批近已遣李憲按閱鄜延路諸軍就令憲往涇原體量相度仍遍告諭弓箭手自今止暫時勾抽策應更不分番屯戍尋詔憲就熈河軍前移文取索修具不須自至涇

原此並據御集其一此月二十一日事其二三月一日事今并書之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又詔以新鄆州左司理參軍葉濤等二十三人為諸路教授國子監言看詳濤等所業堪充教授故也葉濤處州人史逸其事迹

辛卯詔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使二員東西上閤門使共六員客省引進閤門副使共八員閤門通事舍人十員內閤門副使以上並依諸司使副條例磨勘閤門使

以上遇有闕改官及五周年者樞密院檢舉施行如歷閤門職事後犯贓私罪狀以上事理重者當遷日除它官閤門四方館使及七年無私罪未有闕遷者加遥郡特旨與正任者引進使及四年轉團練使客省使四年轉防禦使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黄履乞免御史從之據馮山所上書云履緣論市易事免御史與鄧潤甫三月初九日所言不同當考 是日上批付王安石已差李憲往熈河勾當公事令軍行豫議其坐次可依奉使例進呈安石曰師出

以律否臧凶則王韶節制於景思立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則李憲又同三軍之政如此任將恐難責成功上言韶自要憲安石曰軍中豈樂有此輩但不得已耳韶昨知王珪嘗止憲行方謝珪令韶意不過防異論欲憲為保證也上曰不然韶言執政不欲憲在軍中臣實賴其議事願陛下勿泄臣言安石曰河州之行太遽韶乃言被憲督迫故舍此倉卒兼王珪問韶出軍日不佳韶亦答云憲欲急行王珪遂具奏其事安石曰韶與臣言

憲不如王中正第憲惡中正故不復得来上曰韶何故如此前為朕言王中正極疎略不可與計事又曰憲極可使令若遣去有敗事定歸罪於憲如此即難遣去安石曰不遣去甚善上曰人亦無方類如王繼恩平蜀豈可以宦官不用韶自要憲安石曰陛下更當察人情實不知王韶要李憲若韓信要李左車問其兵計止要得陛下一親信人在軍中以塞讒訴之口而已上曰高遵裕去武勝軍時極言不可及去河州又言不可俱有奏

狀然不廢奬用也安石曰人臣各以所見言上雖不可用不可加罪若違節制即於法不可貸上曰遵裕言不去既不罪即李憲要去有何罪安石曰先王制政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遵裕為不及時則李憲亦為先時何則河州之役兵未集乃遽出誠為倉卒也上又怪韶進退異言安石曰韶無他欲李憲在軍中保證其所為以抗異論又畏外庭非其附託宦官故不欲漏其奏請而更云不欲憲往爾大抵人臣罕以實事言上此所以陛

下多不能得事之情也然上卒遣憲往熙河他日安石問上憲常留在彼否上曰事已即令還不常留也安石問上日錄在三月十一日今附此先是安石與王珪同白上因李憲往諭王韶少留效用人省浮費上令作文字與安石曰恐不須作朝廷文字陛下以聖旨諭之彼得聖旨亦有辭以拒來者及裁省公費今一最下士人亦須月費百千以上而往者無已窮邊錢難致如何經久昨臣已令人致意王韶令事功畧就人之多言更在於傷財不比初舉

事士人憚徃至於供給皆可裁減兼效用人徒費官賞不如以其財專撫養鬬士也及是上又令憲詣安石問復有何事諭詔安石具為憲言之此據日録乃二十三日事今附見

上論及河北財用器械患契丹之强自太宗以来不能制王安石曰太祖經畧諸借偽未暇及契丹然契丹亦不敢旅拒自太宗以来遂敢旅拒者非為我財用少器械不足故也止以一事失計故爾郭進守西山可謂盡力以險人讒説故困迫至於自殺如郭進者既自殺即

憸巧能憑附左右小人者必得握兵為用雖有犯法必獲遊説之助以免如此則契丹何為不旅拒自太宗以来其失計皆以此類非以器械不足財用少故也上聞此矍然安石自叙云時景思立憑附李憲干師律上不肯治故為上言此日録繫此事於三月十五日按此時景思立已戰敗不應更言其憑附李憲干師律或言此在前而日録誤繫於後也二月二十三日安石諭李憲不當在王韶軍中因附見此事王安石又白上今陛下欲討滅夏國夏國誠為衰弱可以蕩除然如前日資政計議即恐平夏國未得王韶乃

欲用蔡延慶為帥陛下又欲用李承之為帥韶既論奏延慶為帥退又與臣言欲得張穆之為帥韶意茍取可制不為異議殊不思邊面相去闊遠緩急既不能躬親臨履若令蔡延慶輩出師照應緩急如何不敗邊事昨熈河羌人皆無部分烏合之衆易以斬獲取功賞又利於擄掠故士卒樂奮此但比舊日沮怯之兵粗為有氣若遇堅敵節制既素不為人所信而士卒不見擄掠斬獲取功賞之利即必渙然離潰尚安能如取熈河洮岷

之易耶上曰若不試之於堅即兵何時可用安石曰須於脆敵試兵因示之節制使知所憚然後可用於堅敵安有試之脆敵曾不能立節制乃用於堅敵而勝者若王韶能正景思立違節制之罪斬之則士衆自是肅然知法臣敢保王韶五分可以平夏若河州城下復能盡斬所獲殺降之卒臣敢保王韶七分可以平夏景思立違節制不能治故士卒無忌憚而有河州殺降之事河州殺降之事又不能行法乃送與思立思立遂大半放

却思立自是罪人如何更將罪人送與為將如此臣實憂其士卒不知節制而為亂安敢保其平夏李憲昨盛言河州人攻城兩日無功故殺降情可恕不宜不賞臣以謂用兵若即恃賞賜望其致死非所以用兵也人利賞賜即惡死事大敵堅進即有死當此時如何能以賞賜使人致死臣以謂士卒素見畜養一旦令攻城若不進而退即有必死之刑如此然後人肯致死若令士卒都無畏節制之心而但有利賞賜之意即恐賞賜未能

盡得人之死力今夏國雖衰弱然緩急豈無宿將蒐𢹂勁兵數萬亦豈難得臣恐素無節制之驕兵卒然遇之必誤國事陛下必欲經營夏國直須令王韶以計內間其腹心非深得其要領未可輕動假設能破夏國之半彼以其半國求合契丹契丹以唇齒之故豈肯遽已以契丹之衆加夏國之半臣不知王韶能辨此否上極以為然

壬辰録破朗家族功以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景思立

為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皇城使苗授為西上閤門使供備庫使韓存寶為皇城使文州刺史引進副使帶御器械王寧為客省副使減磨勘三年依舊帶御器械餘遷資有差時思立與寧已戰殁朝廷未及知也　詔諸路緣邊州軍應邊軍機地界不下司文字並於長吏廳置匱封鎖編目録申安撫總管安撫使都總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樞密院逐房掌之

乙未知大名府韓絳奏百姓羅秀狀捕殺劫賊逯小二

等及指引捕獲徒伴髙欒薛直二人先是安撫司嘗令出牓諸色人告捉如獲逯小二支賞錢三百緡并第二等酒塲如獲以次徒黨除依條支賞外仍益支五十緡其羅秀合得牓内半賞而本條徒中告首乃無支酒塲之文上批方今河北所在災傷百姓流亡之食日去最可憂者盜賊結集漸多為公私之患如羅秀功狀實宜優奬以勸來者可特與一下班殿侍充大名府路安撫司指使委之專切緝捉强惡賊盜庶使干賞之徒有所

景慕姦宄小人難於合黨　是日上始聞景思立等敗歿熈河路經略司具奏也聞天章閣延訪輔臣樞密副使蔡挺自請行上曰此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丙申上批熈河邊事未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廣南等處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還兵馬併力一方庶幾不至乖張别貽大患　又批秦州見闕兵官可詔張詵令且留王中正在州照管防守城池軍馬留王中正據御集中正七年正月以禮賓使文州刺史帶御器械涇原路鈐轄復管勾皇城二月詔熈河募弓箭手不知何故在秦州當考

是月割秦州大潭長道二縣隸岷州白石鎮隸長道廢遼州入遼山縣隸平定軍廢平城和順榆社三縣丹州雲巖瑜州南州鄜州三州並為鎮實錄於此又書割浩州隆化縣隸南平軍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乃建南平軍九域志因實錄之誤今合此入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建南平軍後